

漁隱叢話後集

二十一之二十六

漢書門類		一四七六號	八二函	一七架	一二冊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一四七六號	八二函	一七架	一二冊
------	--	----	-------	-----	-----	-----

菅溪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476
冊數	12 ( 10 )	函號	363 9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漁隱叢詠後集卷第二十

冠忠

漢文庫

荅漢漁隱曰忠意詩思博慨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  
渺々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  
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香々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

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怨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超若優  
柔無新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  
之勇全与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荅漢漁隱曰澶淵之役王介甫以謂丞相萊公功第一張  
夫潛以為可能切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  
尔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云去都  
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々不受兵北城樓  
榭加边城々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鉅虜黃屋親采

矢石間胡馬欲踏河水渡天發一矢胡無首河水亦破汝  
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美公功第一文潛聽客話瀟  
湘夏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胡角澶州城下  
冰載車邊風兼之千里餘城上黃旗坐真主夜遣六丁張  
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首貫車柱大羊無蹤大漠  
空敵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業足美公  
元城先生語錄云安世之北師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  
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席同讀書  
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  
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獲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  
者迺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遂罷兵  
三人歎其言以謂明白而切中夏機時老泉問二子曰古  
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歲亦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

蘊笑以為然先生又曰前輩讀書類皆如此故謂之學問  
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且武帝時嚴安上疏諫用  
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北即深入匈奴城燔其龍城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原蓋出於  
此

首溪漁隱曰余讀美公神道碑云及雷陽吏以圖經獻公  
因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公悅然曰吾少時有  
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尔人生得喪豈  
偶然邪青箱雜記以謂美公少時作此句遂兆晚年之識  
後蘇謨錄以謂非是乃美公效于武陵詩過楚水千里到  
秦山萬重二書所云後為紛々當以碑言為正也

蔡寬夫詩話云美公自永興被召魏野以詩送之由好夫  
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東封回野亦寄

以絕句云西祀東封今已了。母來相伴亦松遊。文正袖此  
詩來退遂得謝。萊公晚歲南遷世多言。不能加天志。用野  
言蓋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觀萊公末年所為。豈愧文正之  
退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係其人  
要之。不溺於富貴。以貪得則一也。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  
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人多稱頌之。若  
溪漁隱曰。余讀仁宗政要云。章聖既倦政而丁謂迎  
合太后之意。有臨朝之謀。寇準便殿請對。言太子曆德天  
縱足以任天下之責。陛下胡不悅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  
丕謀。引登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才而挾。其曹利用恃  
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亂陛下家。夏曰。俯伏嗚咽流  
涕。真東命中人。振起慰諭之。謂之黨以急。夏聞。卷不軌  
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真元年二月。賈留別司戶參軍。

迂叟詩話云。王太尉且從車駕過陝。魏野贈詩曰。昔時宰  
相年之替。若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伴  
亦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若溪漁隱曰。  
余按三朝正史云。且登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素羸多  
疾。又以名位太重。憂若不自安。連歲拜章求解。上素重其  
德。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傷詎廢春筵。以面諭。且一日獨對  
海福殿。令左右杖掖而外。復求逸位。上觀其瘦瘁。惘然許  
之。則迂叟詩以為上不許。蓋誤矣。其蔡寬夫詩話云。遂諾  
得謝。此言良是。

吳同叔

復舒謾錄云。元微之詩。葉珠深处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  
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汪綱索在太液池  
上。學士候對歌於此。故元微之賦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

網索軒窓透，墨破羽衛重。鶴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待  
三英集，詞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席紫泥封。為此也。  
又一篇云：暮石三山峻，晨趨一節回。乍維青雀舫，遂直右  
銀臺。涉降丹塗密，論思武帳開。欲談當世務，元籍軼群才。  
後辭謾錄云：襖章夏竦，王勃序之詩矣。題詠此邦者，往往  
採之。元歆云：望斗氣泚龍已化，墨芻人去榻猶懸。陶邑州  
云：廡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  
射牛斗之捭，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公綬云：江涵帝子鬣，  
毛困山陰真若鶴，馭天不襲陳跡，甚可嘉也。  
蔡寬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為詩文，竟來多不省，設有能省  
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詰，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感  
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有節及登高忽歎嗟，經年憔悴別  
京華，貳車何處搔蓬鬢。元日樽前見菊死之句，第四句乃

夢中得也。初元之在板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徂記此  
句未幾至，以十月到郡，而菊死感用，慨然如詩語也。元  
歆公守高，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為客未歸去，笑殺城  
東桃李死。初莫首何謂已，而因春出遊，則州之園館皆在  
城東，公留高踰年而後移，雖陽無不合者。元之自從班固  
散秩先為之兆，固宜矣。若元歆，但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  
告之者，則世間萬事何嘗不有定數邪。

後辭謾錄云：元歆早入政府，迨出鎮，皆邊畿名儒，未嘗遠  
去。王室自南都移，陳籬席官，故有款千里傷行客之辭。公  
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  
也。若溪源，急曰：昭陵諸臣傳云：天聖三年，殊為樞密副使，  
坐以笏擊折，後者出知宣州，後數日改應天府，召拜鄉  
史中丞，除參知政事，罷知江寧府，未行，改亳州，從陳州，慶

曆四年罷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復出知穎州從陳州復  
從應天府未赴任改許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從  
河南府蔡寬夫云公留毫踰身而後移睢陽後許云自南  
都移陳皆與本傳不合後許又載公曰予平生守官未嘗  
去王畿五百里然永興軍乃長安也去王畿千有餘里則  
二書所言並誤矣

後許謾錄云唐人詩有意效美平無切吞感明灰心線忍  
幸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泰息深余轉輕梅益非擬議蔡  
蒼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高陽曰田地終擬俟  
帛畊中書後堂北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筆  
蹟曰李公迪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吏之相  
語元獻中書即夏詩叙其夏云憐々高槐落淒々餘菊寒  
粉牆多記墨跡為拂塵看心為此也茗溪漁隱曰蔡寬夫

詩語以灰心線忍夏霜鬢為論兵之句是裴青公作李文  
定寄親書于中書壁間

宋子京

復昏謾錄云景文詠林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林孫綿  
苑疆經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  
林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學未純異時得失亦頻之  
一官所買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  
集所載宋詩非也

茗溪漁隱曰夏文莊守安州嘗公兄弟尚在布衣文莊異  
待之余作落死詩嘗公一聯云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  
危到地香子京一聯云將老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  
粧余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祀以帝歎一日  
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回風

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為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云  
死臺欲暮春辭去落死起作回風舞前輩用處必有未處  
又精確如此誠可為法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余襄公有落死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  
馬嵬徒見旧香囊可亞二宋

東觀餘論云小宋六一宮詩瑞木千尋聳仙閣幾吊用注  
云真誥謂一卷為一吊殊不知真誥所謂弓即卷字蓋從  
省文真誥音亦尔非吊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真誥以此  
字即篇字亦誤也

王君玉

復奇謾錄云晁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  
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統篇者無幾  
又屏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哀音已亡國廢成

汜尚畱名儀鳳終泚跡鳴蛙祗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下  
蕪城徐回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之已又同步泚  
池上時春貌已有落死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泚年未  
肯疆對且加無可奈何死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声曰  
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墨館職遂斷侍從矣山谷南迂  
還至南新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  
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使奉一手又頤卧偷眼看雲生未  
生秋嘆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若溪漁隱  
曰昭陵諸臣傳元獻不曾知杭州復齋乃言元獻赴杭州  
道過維揚豫章先生傳山谷崇寧四年卒於宜州復齋  
乃云山谷南迂還至南新竹之之自在廣東亦非宜州踏所  
記皆誤也

漢隱叢話後集第二十

漢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一

杜正獻

秦寬夫詩話云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尤奇  
 在年近七十髮髮皓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歲旦  
 請老一章得謝退居睢陽次陽文忠公未顯時正獻推薦  
 特厚及文忠為番守日與公酬唱文公有答公見贈末章  
 耕云報國如乘願歸時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迂  
 熙寧初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相館已十有五年矣文忠  
 後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塞木已蒼烟報國如  
 乘願歸時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若漢漢隱曰  
 昭陵諸臣傳云慶曆四年拜中書門下平章夏每內降與  
 息澤者積數十而面納上前上嘗謂諫官次陽偁曰外人  
 知術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息澤者每以術不可告之



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不悅。出知兗州。明年正  
且上表曰。臣年七十。願還上印。後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  
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夏。蓋宰相賈  
昌朝疾之。蔡寬夫云。正獻居相位未幾。以歲且請老。不言  
自鎮東魯。蓋罔文也。

東坡云。杜正獻公為相。蔡若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任  
未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未於是。蔡除福州。孫  
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羨夏。乞且仍曰。土可之。  
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聞正獻懼  
遂焚之。由此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  
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夏及為相。中  
書夏不以訪。公曰。言君臣之間能始終者。蓋難也。首溪潭  
隱曰。東坡所記。正獻罷相。夏與昭陵諸臣傳不同。蓋正獻

在相位。既沮抑。恩澤疑僥倖。不悅者。因此譖之。遂罷相。則  
不可知。諸臣傳遺之。而不載故筆之。

東坡云。王公送行詩。凡六十有六人。慶曆皇祐間。朝廷号  
稱多士。光祿卿王公。固挂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  
之傑。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非徒以見王公取友之端。  
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首溪潭隱曰。送行詩。正獻有  
之。句法殊高古。今錄入叢話云。早倏天爵。邊人爵。才近者  
年便引年。出處踐揚。多稱職。始終操履。歟。推賢。鑑湖賀老  
非陳迹。荆渚朱公。合比肩。此去優游益吟詠。枝江集外別  
成編。

東觀餘論云。高適年五十始為詩。而与李杜抗行。正獻公  
莫年乃草書。筆勢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迨晝。迨  
哉。首溪潭隱曰。正獻有和孫廷秘。秘丞說草書云。老來楷法

不如初試向困齋習草書活筆何嘗見毛動歐章早已過  
吹噓伯美此聖功難到懷素稱狂刀有餘看謂伊余堪絕  
墮只應緣木可來魚黃魯直蔡寬天啓言心歎草書之工  
第今無蓄之者恨不一見之  
復奇謾錄云東晉庭試第一注謝祁公之獨以生夏有無  
為回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黜以鄣文冠天下而謝於公  
公不問而任在於生事豈以黜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  
凡人無生夏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遠進退不輕今賈  
君若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  
所怯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怪  
焉賈為之歎服

西湖處士

藝苑雌黃云和靖詩惟應教刻婁京夢時曲顏肱與未厭

按論語云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  
自謂也至如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即無曲肱之說又按南史列  
之遼嘗隨車拍臂同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心恐陋巷  
無枕則此繆亦已久矣張子野過和靖隱居詩一聽云湖  
山隱後家空在烟雨詞云草自青注云先生嘗著春草曲  
有滿地和烟雨之句今亡其全篇予按楊文素本夏曲有  
點絳唇一圖乃和靖草詞云金石年々亂生春也誰為主  
余死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圖長亭暮王孫去萋  
々無教南北東西路此詞甚工子野乃不見其全篇何也  
若溪漁隱曰秦大庵和黃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亦無  
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字故有西湖處士  
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屢倒亦是趁韻而已非謂大庵此詩

真能雁倒林連也林連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古今詩人尚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雁倒耳後人不細味大雁詩遂謂誠然過矣

復齋漫錄云漢臯詩詒謂杜詩東園官梅動詩真還如何遂在揚州本傳不見揚州豈遂早梅詩云苑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遠凌風臺朝添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此詩見初學記杜詩所用非為此也三輔決錄云遂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爭傳寫故東坡詩云何遂揚州又幾年官梅詩思故依然

復齋漫錄云范蔚宗與陸抗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耶贈一枝春余見詵死記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

梁王之臣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外國之君者乎則知遣使折梅已具列向詵死矣詵詩出荆列記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遇蘭太后戚夫人王嬙楊貴妃潘淑妃緣珠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與為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名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為奴者誤也

首溪漁隱曰東坡梅詞云花謝酒闌春到也離之一點微酸已着枝張右史集有梅花十絕後山集有梅花七絕其無已七絕乃文潛十絕中詩但三絕不是未知竟誰作者其間有云誰知檀萼香鬢裡已有調羹一點酸用東坡語也

苕溪漁隱曰先君嘗秉燭賞梅有絕句云蠟烟青繞雪培  
堆神女疑乘香霧來綽約仙姿明醉眼橫斜疎影入樽罍  
苕溪漁隱曰陳正敏遜甫閑覽云荆公在金陵有和徐仲  
文翬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數字韻詠梅詩三  
首皆韻陰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余以臨川集東坡  
後集細味之翬字韻二首亦未是荆公平日得意詩其  
云。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木真其一云肌冰綽  
約如姑射層雪參差是玉真其餘亦列無身特句至若東  
坡數字韻三首皆傑落陳言右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  
世絕第二首在身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  
魂紛之初疑日桂樹耿之独与冬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  
悄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温蓬  
萊宮中死鳥使綠衣倒挂杖柔嫩抱叢窺我方醉卧故遣

綠

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灑掃鳥能歌舞死能言酒醒人  
散山寐之惟有落葉和空樽注云嶺南亦有倒桂子綠  
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又有西江  
月梅詞云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公鳳亦謂此耳  
東臯雜錄云介甫梅花詩有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  
冷太真後改曰肌冰綽約如姑射層雪參差是玉真在子  
顏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長恨歌中  
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白參差是全用古字只易一若為  
如耳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云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遷迤迤  
迤五木香迷迭艾納与都梁廣志云艾菊香出西國似細  
艾東坡和楊公濟梅花云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  
一用憑仗為人收艾菊因香和雨入青苔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梅花詩憑仗畫人收文納國香如雨  
入莓苔文納香名正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  
紅梅詩云玉人頰頰固多姿頰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  
人怒則面赤也

有漢陳隱曰古樂府梅花落蘇子卿云。祇言花似雪不悟  
有香未王介甫詠梅云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韓子蒼  
詠梅云那知是死處但覓暗香來介甫子蒼雖襲子卿之  
詩意然思益精而語益工也東坡詩去年今日因山路細  
雨梅花正新魂子蒼詩只度因山腸已斷可須疎雨濕梅  
花此蓋及東坡之意但為因山新魂却無佳思也  
東臯雜錄云陳天錫有詩云舍南舍北雪猶存山外斜陽  
不到門一夜冷香清入夢野梅千樹月明村

王禹玉

復斜謾錄云嘉祐七年冬宴近臣于群玉殿 英宗以皇

子預坐在舍人待制之後以公詩云翠輦生香容扈蹕黃  
金塗忽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裝輿以公改之以進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 神廟時經日每夕有赤氣見西北  
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為皇太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  
燕樂詞云未曉清風生殿閣絳旬赤氣照乾坤未幾皇子  
生大燕群臣於集英殿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特上平元異策又  
嘗勸 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  
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披褐曾陳定菟策汗青猶著立  
儲書春風澤國吟牋落夜雨溪堂燕豆陳前輩詩不拙語  
言精鍊且是著頭

蔡寬夫詩話云種夫改易尚取用封解時宋尚書白為詠

官是歲狀頭登第後十年自為翰林學士。易簡亦繼召入。故易簡贈白詩云：天子昔取士，先俾公嗤冊。濟之俊秀，師之麟。與焉小子，最兼知同輩。尋改觀甲等，叨薦名高。毛便凌烟，遂使拜展坐。果得超神仙，迄今終七歲。相接采華軒，慶曆二年。政陽文忠公為別頭，談官王文恭公。預薦至嘉祐初，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舉，故文恭詩有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預東堂之句。座主門生同列。儒者感夏而玉堂，允天下文學之極選。國朝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

歸田錄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庸、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黥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七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

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因思十年，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且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有昏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為詩友，余嘗贈云：獨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庸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勅敵也。前此有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慷慨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剗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於風刺，更相酬酢。注之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後裔謾錄云：杜陽雜編言：辟元興舉進士，既試，脂炬人昏。

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既  
真詩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三條燭盡鐘初  
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擡之不知誰是謫仙才  
而曰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試官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  
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卷云八韻賦成驚破侍  
郎之膽乃知唐制許舉子見燭三條而本朝著令不許見  
燭則又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禮部淡墨書榜者不知始於何時唐人或  
云李程應舉時嘗遇陞府吏於貢院前問其登第人姓名  
則有李和而無程乃祈之蒼黃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  
下果得第後為相曰余九榜書人名皆用淡墨遂為故事  
此固不可考然相傳至今據此則所當書者乃登第人姓  
名也范蜀公詩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蓋得

之今貢院放榜但以黃紙淡墨前書禮部貢院四字餘皆  
濃墨豈流傳既久遂失其本耶

字林新編云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  
漏寺正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  
寺故基以慈恩為寺名西院淳因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  
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  
恩寺塔曰此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為壁唐人遊觀留題石  
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而塔屢遭火斷遺字石猶有存  
者近時好夏者哀其遺字作十卷磨之石進士題名僅存  
數處餘皆唐賢遊觀留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行侍即知  
貢舉夜放榜書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善書  
吏而吏方醉磨墨兩卷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互  
致其冊遂成淡墨故夏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

榜首蓋洎唐故夏也。曰此賈人及第用鴈塔題名。淡墨題  
右以為事。唐摭言曰：進士及第賜燕曲江，狀元墨司處  
謂之團司。年最少者為探花郎。唐故事也。唐書：歐陽詹  
傳曰：詹奉進士，與韓愈、李觀、崔群、王涯、馮宿、庾美、宣、聯、第  
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本首登龍虎榜，十  
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為榮。名淡墨題名，二夏不  
同。未詳孰是。今兩存之。

文昌雜錄云：唐慈恩題名，按列公嘉話起自進士張蒼於  
長安慈恩寺閑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板，遂為故  
事。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與國兩寺亦慈恩之此  
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舉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選而後釋  
褐。選未滿而再試，判為拔萃於吏部，或就制舉而中方謂  
之登科。韓退之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  
無成，蓋退之未嘗登科也。自開喜宴後，始試制兩節於吏  
部。其名始隸曹，謂之閱試。猶今之參選。閱試後始稱前進  
士。故當時詩曰：短行書了屬三銓，休把新鄉歆必先。從此  
便稱前進士。好將春色待明年。故夏放榜後貢院小吏多  
錄新及第人姓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來舉者。至是始止  
而諸科所試皆在明年。故也。古今沿革不同。夏之項末者  
皆史氏所不紀。惟時々於名輩詩話而見之。

復齋漫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於牽  
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餽。吊  
夢得々々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夏禹玉、歎賞為  
其切顯。後毛遠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  
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夏。此用夢得語尤為無



切非惟出於剽竊亦非白水真人為屈設也至若東坡得  
章質夫書遺涓六瓶書至而涓亡目作詩寄之云豈意青  
州六從復化為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芥蒂痕更  
更覺有切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一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二

迂叟

張文潛云冷於水淡於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  
不能登之成應遣一生怨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  
也公諱池以其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  
年其孫宏知縣刻此篇于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  
節為時名臣是生互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若  
聞鼎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義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  
皆足以師模末世蓋嘗評古今詩句為詩話一卷亦載此  
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特  
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見於  
言外此詩有焉

茗溪漁隱曰洛中尚齒會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君實亦

居洛中遂繼為之謂之真率會好夏者寫成圖傳於世所謂九老圖者是也長慶集云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履道齋居同宴胡杲年八十九吉敏年八十六鄭據年八十四列真年八十二盧真年八十二張渾年七十四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後尚萬之會七老相願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甚稀秘書丞兼善河南尹盧真以年未七十雖與會初不及列賦詩云七人五百七十歲抱紫紵朱鬚白鬚手裡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杯氣尚爽兔狡在教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杖天年高過二疎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溫公集云用字之韻扣諸公南園為真率會詩云榆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稀莫厭芻盃不虛日須知共刀惜春暉真率春來頻宴聚

不過東里即西家小園容易邀嘉賓饌具雖無亦有花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後七十八歲亦之七十七歲正并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并達七十歲元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再成詩用前韻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死前今古稀走馬園雞非秋夏紵衣絲髮且相暉經春無夏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終教人笑滿頰死真率會中止有七人而九老圖畫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哉集中不載也

集談云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為多繼而為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瀆公守洛又為耆年會人為一詩余益工鄭真圖于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固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大尉判河南府潘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

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  
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列凡年七十五衛州  
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  
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政王填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  
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回  
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壽年七十端明殿學  
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荅溪漁隱曰  
溫公集有耆英會序正紀此夏筆談以為耆年會非是  
荅溪漁隱曰余讀迂書見溫公自於書中或稱迂夫或稱  
迂叟蓋通稱之也其狀迂云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  
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迂為益且大也  
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為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  
年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蘊而已二年而伐之則

足以為楠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  
為棟夫以為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年古之人惟其道宏  
大而不快也其志遠奧而不能述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厚  
也足以所適粗糲而或窮為布衣貧賤困者以終其身然  
其遺烈數百年而人猶以為法勗使其人狹道以來容違  
志以取合厚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為卿相利止於其躬榮  
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愚不能迂而已  
矣迂何患哉故東坡謙二弊于君詩云迂叟向我言青衿  
歲方窳因取以為稱也

東臯雜記云溫公居洛陽有詩云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  
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回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羨君忠  
義之志既見於此

復齋漫錄云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

紛々而脚勺亂亂桑草長精神留車却碾前山過不洒原  
頭陌上塵溫公於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為稱  
薦由此知若

晉溪漁隱曰進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余觀  
溫公與宋次道書然後知其言之不誣也其書云某自到  
洛以來專以修治通鑑為事於今六年僅了渴晉宋齊梁  
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訛訛范夢得將諸書依年  
日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夏  
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終至大曆  
末年耳向後奏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  
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  
如此蓋溫公閑居於洛凡十五年故能成此書倘不爾則  
未必能成也

復齋漫錄云司馬文正公嘗銘范蜀公所惠布衾云藜藿之  
日紆布之溫若教之樂德義之尊來之孔湯享之常安紆  
綵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若難其得危辱旋  
蔡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智寧不然顏樂一簞万  
世師模紆居瓊室死為佻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  
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侍讀范公淳父為之跋曰溫  
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  
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竟夫銘者石僕射高平公所作  
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  
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  
寢疾東府治衾欵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  
惟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澹之不已其道直之如矢  
而端之不已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

卷之士一室兼然群書盈机終日正坐泊如也又以圓不  
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礼出於天  
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与二范為心友以善道相与以忠  
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尚  
觀公大節与其細行雖不可遽教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  
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今古於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  
一死而澤被天下內之兒童外之垂夷戎狄莫不欽其德  
服其名惟至誠無欲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然本于家  
屬祖尚叙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侯云  
後裔蒙錄云范淳父乃百禄之子百禄夫人將生子夢鄒  
太傅謂曰我鄒也來為尔子故淳父生名曰祖尚字夢  
得元豐末司馬文正易之以淳父之極為文正獎誡嘗  
為進論求教於公之每見有不喜之色淳父自以每見喜

於公而於此不喜疑而質於公之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  
不義也顧念世人獲申利者絕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復  
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充觀之但有貪心耳充之不喜者非  
不喜子之進論也不喜子之有貪心也淳父於是焚去進  
論不復應賢良

呂氏童蒙訓云李君行自慶州入京師至泗上其子弟請  
先行君行向其故曰科場近先欲至京師貫用封戶籍取  
應君行不許曰汝慶州人而貫用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  
可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文昌雜錄云司門范郎中云村父蜀郡公鎮居許昌作高  
庵以待司馬公累拓未至庵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  
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故蜀公作高庵以為戲也北京  
畱守王宣微洛中園宅在勝中堂七間起高樓更為新修

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茂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續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嘗溪溪隱曰塵史云王公拱辰於洛嘗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將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邱雍堯夫見富鄭公之問洛中新夏堯夫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為之大笑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生呼荆公則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後之蓋十年老先生於園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拙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卉澆死等夏自比唐雷同人以救其弊也拙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黷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拙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為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因園日與

主人乎少之一日園子吊直得錢十千有未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闕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闢一井再向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嘗溪溪隱曰東坡有詩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與元城所云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謂金陵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翰林書符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閱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畎刻巧正如恭已布深仁皇后閱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願緣無煩刺繡紋曾在蚕宮親織就方知綉女辛勤夫人閱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親万機燕居專事養布虎千門永畫春岑祿不用車前

柳非枚

東臯雜錄云世傳温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  
紅日遲々虛廊轉影枕函遙西斜教筆工夫難狀恍意  
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遠去砌尋死奈猛風過後縱有殘  
紅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宦路荏苒并今日  
笙歌叢裡特地咨嗟席上青秋濕透美感曰何止琵琶怎  
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後齋漫錄云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教  
榜云人材混淆莫推於五流黨與縱橫莫分於勝負章申  
公博視之不悅

許夔周詩話云宜和祭何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  
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々暮地燒天暮地空爭  
似滿炉煨楮松慢騰々地熱烘々字昼怪草々其旁隸書

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温公親書  
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且光  
順未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種正叔也又壁間題云登  
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之

邵康節

後齋漫錄云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  
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憂天下應無切萬人所居寢息  
處為安樂窠自号为安樂先生其西為甕牖讀書燕居其  
下且則焚香独坐時時飲酒三四瓦徹醺便止不使至醉  
綸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編莫道山  
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真則  
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為詩以自  
詠曰死似錦時高閣望草加茵處小車行温公贈以詩曰

林間高閣望已久。死外小車猶不來。竟夫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日。又之一家。一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躰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教。間有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夏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嘗用大臣薦。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其若干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

呂氏童蒙訓云。康節先居衛州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即中者。康節与之有旧。嘗往從之。章博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与章同會。章以豪俊自許。論議縱橫。不知尊康節也。諸次曰。及洛中牡丹之感。趙守曰。

謂章曰。先生。洛陽人也。知死為甚。許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株而知死。高下者。知死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知死之次也。見落蕾而知高下者。知死之下也。如公所說。乃知死之下者。章默然。慚服。趙守因謂章曰。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游來傳教。學先生。謂章十年不仕官。乃可學。蓋不許之也。若溪漁隱曰。童蒙訓。呂居仁所也。復齋漫錄。不載姓名。不知何人作也。二書所紀。有二十餘事。全篇相同。莫辨其為誰作。然童蒙訓。已疑板行。世姑取以為正耳。

復齋漫錄云。康節自言。四不出。所謂大寒大熱。大風大雨。是也。然余觀。因初孔極侍。即朝回。遇雨。避於坊。叟之廡下。延入廡。事叟。烏帽紗衣。逢迎甚恭。因備酒饌。為待。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



也孔公不覺頌忘宦情然則自孔極侍郎已有四不出矣  
不始於康節也

韓持國

呂氏童蒙訓云持國困居穎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  
中丞純礼亦居穎昌持國作詩示二公云困門讀易程夫  
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頽放未能忘世味綠樽紅坡對西墀  
後裔謾錄云子弟兄弟皆為宰相其家呼為三相公呼持  
國為五相公又京師人呼為桐木韓家蓋公家門有梧桐  
木取為稱以別魏公子弟沒陸農師為挽章以紀之所謂  
棠隸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是也子華以辰身辰  
月辰日辰時薨農師又詩云非因庚子曾白鵬自是辰身  
併值龍曾子宜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故章子厚以四  
亥公子呼之

東臯雜錄云子華玉汝相繼命相未幾持國拜門下侍郎  
甚有羨立之望其家建堂榜曰三相俄持國罷遂請老東  
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可且名為二相公庶若溪漁隱曰  
復裔謾錄稱子弟兄弟皆為宰相觀此則知其言誤矣  
苕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許昌崔家之曰第在間有持國  
海棠詩濯錦江頭千万枝當年未解惜芳菲韓忠獻青師  
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先句云尔又復裔謾錄云持  
國家門有梧桐木京師人呼為桐木韓家以別魏公又韓  
忠獻別錄云公得請御郡公畫錦堂記起堂於北池上  
以致樂天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賦詩三章其一卒章云  
霓裳曰舞非吾事且學醺酬石上眠自尔寢疾六月遂薨  
此詩為絕筆此相別韓家也兼別錄止載忠獻歷師中山  
維揚大石及守相臺不言師蜀石林乃謂韓忠獻嘗師蜀

特國兄弟皆侍行俱誤矣。

後辭謾錄云鄭谷蜀中海棠詩一首前一云穠華最宜新  
著雨妖饒全在欲開時後一云流紅溪上堪惆悵子美無  
情為發揚故疑希白海棠詩云子美無情甚即官著意頻  
然次公以鄭詩為格早近世陳去非嘗用鄭意賦海棠云  
海棠點之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身絕處明  
朝有雨試重來雖本鄭意便覺才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  
有紫綿標色海棠開之句  
後辭謾錄云 仁宗朝張晃學士賦蜀海棠詩批云取以  
載諸海棠記中云山木凡開千顆之水林檎發一攬之注

云大約木似林檎花初發時與海棠相類若見言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綿色者正謂之海棠按姚立記言其死五出初則極紅如燕脂點之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審此則似木似林檎二死者非真海棠明矣晁元猷云已定後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死然則元猷亦與張冕同意邪若溪漁隱曰園中漕宇修貢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棘渙所未見每春著花真錦綵段其間有如紫綿探色者亦有不如此者蓋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槩論也至其死語則皆若宿粧淡粉矣余三春對此觀之至黎大率富汝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看之並是帶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類斯可責耳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蒂顏色淺紅而莢向下如日莠者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蓋強名之耳

復奇謾錄云元祐中丞相王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急民急於應期限率皆磨石碑以代之前人之碑尽矣議者謂石刻之一厄會也言溪漁隱曰嘗記一小說云王溥常薦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鎮京兆思有以報溥詢其所欲溥曰長安故都碑篆高文願悉見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詣之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余善書者分錄為說撰集一百卷當拱

訪求石碑或踐田害稼村民深以為害既鑿其文字或為柱礎帛砧啗尽亦金刻之也會也然則長安石刻既經此兩事諒所存者亦鮮矣好古博覽之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又金石錄云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楷模此碑尤為雄偉政和中大右尹建言磨去曰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為之嘆惜也今鄆陽有此

板本乃再刊者。失真為多。但粗有典刑耳。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二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東坡云。大川雖有神。遙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潭之村。葭隔溪。聞楚巫。秋舞送迎神。舩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嶺。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唯向舟中望。朝夕莫夕見黃牛。徒使人行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見黃牛滯客舟。右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廂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奉。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游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余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目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

隻耳寬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  
予亦貶夷陵今日与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与元珍  
游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昔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  
珍下而門外鑄石為馬欲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廡中有  
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軼謫居黃州  
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回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  
其事与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  
馬一耳何与公交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礼而  
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為錄  
之六十居士傳云居士初謫潞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  
病將退休於潞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  
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  
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

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  
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乎而屢易其號此在生所  
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  
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  
也吾為此者聊以志吾之樂尔

首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次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棊曰吾  
詩庐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  
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章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  
能之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次陽某為詩謂人曰庐山  
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  
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与石林所紀全不同  
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于此庐山高贈同年刘  
凝之飯南康其詩云庐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紆百里巖

然屹五年長江之西來之其下是為揚潤九里兮洪濤  
臣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錦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  
上摩雲霄之曉霽下歷丘土之鳴隴試往造乎其間兮攀  
緣石磴窺空磴千名乃岳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  
聒之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缸仙翁欲子亦往之而逢兮  
吾嘗惡其孺幼而言吮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  
暮鼓杳靄羅幡幢畫苑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  
谷時有白鶴飛來双出尋遠去不可極使欲絕世遺紛龐  
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種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  
散翠千万狀生卧常對午軒窓君懷炙石有至室世俗不  
辨飛与玃策者為吏二十載青秋白首困一邦寵采声利  
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肆何由降  
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渴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

王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材草美  
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  
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相思曲握手為琵琶却手  
琵琶人共耻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  
漢宮爭按新声譜遺恨已深声更苦纖之女子生洞房学  
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声能折腸其二  
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单于国絕  
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教昼工於夏竟何益耳目所  
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甘色難自誇明  
妃去時淚灑向枝上死在風日真起飄泊若誰家紅顏勝  
人多薄命美怨春風當自免余觀介甫明妃曲二首辭格  
超逸誠不下永升不可遺也曰附益之其一云明妃初出  
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回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

自持帚未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益不  
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看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夏只有年年鴻雁老家人萬里傳消息好  
在檀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方  
北其二云羽批出嫁與胡兒轎車百兩許胡姬含情欲語  
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臂看飛鴻勸  
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汝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  
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復看曼云文忠詩小兩班之作燕泥東坡詩小兩班之  
亦作泥山谷六言詩潤苑小兩班之  
燕泥惟黃云送列真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  
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望江九諸山甚迥或以謂永林  
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曰賦狀哉亭道其夏云

長記平山堂上秋枕江南烟雨香之沒孤鴻認取醉翁語  
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烟雨不能然也  
若溪漁隱曰秋公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  
汪彥章云踏行歸雁不到處豈在長江欲盡頭彥章雖休  
秋公詩然終不及秋之自在也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築同在政府相得歡甚  
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阜  
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由劇飲踰日日於汝陰縱遊  
而後返前輩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  
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  
首凋零万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酬一壺  
已勝山陰空與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勝其游從之地為  
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若節

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首溪漁隱曰次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毛蓋橋翫月云天取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之掛寒鏡。餘輝所照耀。万物皆輝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儻然發孤詠。紛昏竹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闲。月色高逾迥。惟恐清夜闌。時之瞻才柄。

歷史云文忠公早朝詩云月在蒼龍閣角西甚為美句然余按漢之四閩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次之詩意蓋以當前門閩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不用漢閩也

夷白堂小集云中秋夜待月詩和者教人趙表之一聯云

古未此景歎經歲今夜誰家不倚樓孫平父一聯云坐待銀盤生海底俄驚金餅上雲頭尤為佳也首溪漁隱曰余許前一聯自在語意俱到後一聯用銀盤金餅止是詠月何能中秋吾無取焉

首溪漁隱曰古今騷人賦中秋詩例皆詠月而已少有看顛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稊子瞻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蓋庶幾焉如杜子美列聖得皆有八月十五夜詩祇是詠月然亦佳句也子美云滿目飛明鏡掃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踏疑霜雪棲林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教秋毫夢得云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万景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爽人間世儻然是玉京



苕溪漢隱曰永林喜雪云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為  
豐年候在驗勝著策三白夏古人不用自永林始遂為  
故實如鮑欽止雪霽云三白歲可欺一飽已分定呂居仁  
雪詩云看取一年三白喜歡共入新年皆本此也  
列貢甫詩話云永林與江鄰幾論雪詩以隨車翻縞帶  
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謂切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  
未知真得解意否也永林云知聖俞詩者莫若伯奇向聖  
俞奉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伯奇所不好聖俞  
所早下者皆伯奇所稱賞蓋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許古人  
詩得無似之乎  
後尉謏錄云退之喜雪歎裴尚書詩喜深將策試驚密仰  
崖窺又云氣歲當酒暖密酒聽窓知荆公全用以為一聯  
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密屋聽窓知

法歲碎金云韓詩外傳云凡草木死多五出雪花六出  
予之所居有迎春死桃花因因觀之二死多五出亦有六  
七出者百中之一尔譽如千万人中或有一人生六指物  
理如此不足怪莊子云枝指是也万一有反常之夏固當  
無執定之理

藝苑雜錄云南史張融作海賦以示爾愷之曰此賦  
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因命筆益之云溧汝成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踏東坡雪詩押鹽字一聯云漁  
叢句好真堪昼柳絮才高不道鹽字者後知柳絮散鹽用  
謝朓故事殊不知不道鹽三字亦有未處也

苕溪漢隱曰魯直雪詩試尋高处望双闕佳氣葱之寒  
照并洪竟能雪詩一川秀色浩凌乱万樹无声寒每照二詩  
當以竟能為優句意俱工

木一者世云牡丹華之絕而無可實其枝果之絕而非  
名死者樂夫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乎邪然斯二者  
惟一不羨萬物之美故若得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  
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游洛陽死之盛處也因為牡丹  
作記看諷國人也故能識其支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  
於二物而二人者適若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  
以附君諷語之末云

藝苑雌黃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  
過一身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弘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  
第有死傘廟去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為牡丹包羞之  
不暇故隱有辜負穠華之語

復齋謾錄云東坡雨中明慶賞牡丹云霏々雨霧作清妍  
燦々明燈照欲燃明日春陰死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又  
云千死與百草共盡無所耐未忍汗泥汝牛酥煎落葉盃  
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將牡丹死數枝分遺朋友以與平  
酥同贈且曰俟死臥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艷其風流  
貴重如此

東坡云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繁卿為守始作萬死會用  
并十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甚民大病之余始至  
問民病苦以此為首遂罷之乃死本洛陽故事亦必為民  
害也會當有罷之者疑惟演為畱守始置驛貢洛死識者  
鄙之曰此官委瑩君之意也故次韻林子中春日見冢設  
云為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以此也

東臯雜錄云韓魏公守維揚王初公王岐公為幕客公委  
重之方春作為藥會有四枝正紫重附累萼中有金葉遠  
之号腰金紫每歲不過一二公石二幕賞之尚少一客俄

報陳太傳入境秀公也即召之後皆為宰相故荆公作魏公枕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輪

後辭謾錄云東坡言古今七言偉靡者有六聯永祥一聯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双飞意自闲上句取李太白長波馮萬古之句東坡一聯云令歲鐘鼓三更月野宿貌貅万竈烟上句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歲夜寂寥之句蒼溪漁隱曰永祥有句云黃采曲鳴柔樵羨紫櫻桃熟麥風涼先君有句云含桃紅紫鶯声老宿麥青黃燕子飞皆初夏詩也

本朝名臣傳云初任宋以唐書淺陋命官刊修在職十年而備至分撰帝紀表志七身書成宰相韓琦素不悅宋初以所上列傳文采既飾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詎備看詩改歸一躰備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

尽加已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官崇者是時初守鄭州脩位在上脩曰宋公於此日久切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名列其姓名宋序聞而喜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王山老人語錄云曰唐史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臣官曠易得人思微幸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新史易其語云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觀心亂由是生不若曰史詞暢西理順也

桐江詩話云永祥作韓忠獻畫錦堂記用石了以碑本寫張安道之嗟嘆久之云惜年不先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類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於相

宋朝台臣傳云知開封府兼包拯政極之後一切循理不  
事夙采或以極之政勵備者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  
短用其所長夏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  
長耳聞者伏其言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  
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許彥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  
日兩因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讓傳  
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  
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三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四

梅都官

藝苑雌黃云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溫有毒日新子云有  
毒不按俟遊雜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  
暮春柳花老此魚能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商  
其肉雜葦蒿荻芽淪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  
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春泐生荻芽春岸  
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責不教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苟失  
所轉喉為莫邪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毒蓋誤矣及觀  
張文潛明道雜志則又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傳以為有  
毒能殺人余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無  
法但用葦蒿荻芽菘菜三物而未嘗見死者若以為土人  
習之故不傷獮子瞻蜀人守揚州晁無谷濟南人作倅每

日食之了無所覺南人云魚無煩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  
聲者有毒河豚備此四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也  
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云能毒人土人亦不甚捕也子瞻  
在資善堂嘗與人談河豚之羨者云也直那一死其羨可  
知或云子不可食其大鱗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有中  
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未及龍腦皆可解予嘗見漁者說  
所以取之由曰河豚感氣善怒每伏水底必設網於上  
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為所獲吳人珍之目  
其腹腴為西施乳予嘗戲作絕句云萋蒿短夕荻芽肥  
是河豚欲上時日羨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  
甚羨必甚惡河豚味之羨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也  
之羨也吳王嗜之以亡其國茲可以為來者之戒  
詩說馬永云福州嶺口有蛤屬号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

天氣正熱不可致遠居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者百  
千生命一杯羹死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亦十居士詩誼云鄭谷詩名感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  
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余為兒童時誦  
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  
飲列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  
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頷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  
為序其詩為死陵集而今人遂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詭  
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苕溪漁隱曰次來林死陵集序見無咎海陵集序二序皆  
論詩人之多窮余嘗奏之故茲併錄死陵集略云予聞世  
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  
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

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虫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任之  
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真於怨刺以道羈臣  
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  
之能窮人治窮者而後工也海陵集序略云文學不足以  
發身春秋時士大夫顯者諸侯人稱之至今者皆有他事  
業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其用如救帛藥石而文學者  
特以綴飾而行之耳敎國具是士一切趨合抵噉无春秋  
時事業矣而文學尤為不急詩又文學之餘夏唐始盛然  
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故世稱少達而多窮自蘓李而  
下救教之至唐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  
發身而取世資又多窮如此而士或千一好焉唯恐其學  
之不至宮度歐琢會其得意不啻如鐘鼎之獲願他嗜好  
无足以易此者雖敎用以得詬病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

此也嗚呼非誠心好之孰能困而堅住而忘返如此哉  
苕溪漁隱曰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象如東溪云野鳥  
眠岸有闲意老樹看花无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处雲外  
一声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  
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許棻周詩話云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運聞聲清  
鷓鴣之類宜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它古躰如朱紘疏  
越一唱三嘆讀者當以意求之寵巖曹氏作一日曲為曹  
氏也苕溪漁隱曰余閱沈氏集見一日曲味其辭意乃為  
南陽一唱語雍而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為之邪其曲云尋  
家鄧侯國肯愧那郭姝世本富縉綺嬌凌比明珠十五字  
組紉未寄閑戶樞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閭十七善款彘  
使君邀宴候自茲著樂府不得同羅敷涼溫忽在苒屢接

朝大夫相摧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即目色曾不  
渝結素後此駕暫隔猶恐疎如何逐後官去涉千里途即  
跨青驄馬妾乘白雪駒送郎即未遠別妾妾仍孤不如水  
中鱗双々依綠蒲不如雲間鵲兩々下平湖魚鳥尚有託  
妾今誰與俱去々約春并終朝怨日餘一心思吉子便擬  
見梅花幾時吐頻拍欄字教東風若見郎重為歌金縷  
苕溪漁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  
魯直云野水自添田水滿鳴鳩却喚雨鳩歸詩意皆相類  
然魯直造語有工優於聖俞

蕙子義

苕溪漁隱曰元次山集自釋云帶冬箸而昼船注云上丁  
即下柔荒作器也故唐書音訓云讀作即柔見結本集音  
訓又音上力丁切下息極切取魚籠也蓋有平仄兩音自

冬箸

叙又云能帶冬箸全能保生能學聲五交斷保宗全家聲  
也如此漫乎非邪其語雖長韻然廣韻集韻於庚清青三  
韻中不收此箸字並於上声迴字韻中收之蕙子義松江  
長橋觀魚詩鳴柳莫能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醒我實官  
遊无况者擬來隨尔帶冬箸黃魯直雨晴過石塘詩長虹  
垂地若篆字晴岫插天如昼屏畊夫荷鋤解襍漁父蹠  
網投冬箸秦少游德清道中還家子瞻詩叢薄用羅帳淪  
淪寫鏡屏疎籬窺窈窕文港泛冬箸寄於青字韻中押真  
誤也

復軒漫錄云子美詩笠澤斲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  
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蕙勝於品  
蓋人客兩字雖无亦可

苕溪漁隱曰吳江長橋詩世稱三聯子美云雲頭灑々開

金餅水面沈夕卧絲虹楊次公云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  
頃玉碧无瑕鄭毅夫云插天帶棘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  
高瓊采琳謂子美此句雄偉余謂次公毅夫兩聯廉豪較  
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醞藉也

山谷云二韻送梁子照聯句云大梁大辱能生死人叔才  
二物不並以撓取真子美之子病回腸如車輪叔才勞憂  
到母饑寒着身子美世俗凶莽輒置莫親叔才文殺光艷  
伏不得伸子美博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計破午羞燕  
作秦子美腹憤軋之胸奇陳之叔才海國晚嶺吳淞春津  
子美去謝夙蘊滯逢故幸子美雌火在丑刮鑿遊也叔才  
駕風鞭霆以既凡鱗子美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綾紙  
上楷寫字極筋勁可羨叔才蓋才翁曰字此篇不見於家  
集略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教百然二韻文章豪

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復齋漫錄云田家汨之流水渾一樹高死明遠村雲意不  
知殘照好却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  
夕時有幽死一樹羽梳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蘓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羨

石曼卿

木一居士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  
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道健隸兼顏柳為世所好余  
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草書其籌筆驛詩  
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曼卿  
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神仙也  
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驛去如飛  
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



篇与之。余亦記奉子一繇云。鶯聲不逐春光老。死影長隨日脚斜。見神仙。更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奉子不能道也。

括異志云。慶曆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共三十餘人。靚粧。簾服。兩。並馬而行。丁度觀之。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躬有一人。取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世。鄉。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苦。溪。源。隱曰。東坡言。世傳王。迫。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死。冥。之。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按。翡翠。屏。雲。舒。霞。卷。午。傳。停。中。有。一。人。長。眉。青。炯。炯。如。微。雲。澹。疎。星。往。來。三。世。空。屢。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閉。老。葉。凋。元。後。白。日。乘。雲。輶。俗。緣。今。劫。磨。不。尺。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維。山。朝。帝。廷。

夜。閉。坐。兼。屏。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窓。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愧。風。冷。之。仙。宮。洞。房。本。不。局。夢。中。同。謁。鳳。凰。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宮。第。亭。之。天。書。雲。篆。誰。所。銘。遠。接。危。步。高。矜。嶺。仙。風。鏘。然。韻。流。鈴。逸。之。秋。雨。如。酒。醒。第。知。寄。謝。空。了。寧。一。朝。覆。水。不。及。瓶。羅。巾。別。淚。空。矣。之。春。風。死。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暄。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熱。下。作。人。間。子。與。邢。東。坡。此。詩。最。為。流。蘇。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教。莫。醉。後。揮。掃。迹。又。并。芙蓉城詩。將得把玩。以慰馳情。

許彥周詩話云。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髮峨峨。高一尺。門前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并山。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帽。白咽紅頰。長眉青。此。

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中有  
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踈星使有神。仙風度。

漁隱叢詒後集卷第二十四

漁隱叢詒後集卷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後齋漫錄云。西清詩詒荆公。賞死釣魚詩。披香殿上雷珠  
輦。太液池邊送玉盃。都下人以公用柳耆卿太液波翻披  
香簾。揆之句。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  
太液。乃知荆公取儀詩。豈謂柳詞耶。庾信春詩。宜春苑中  
春已歸。披香殿裡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  
披香矣。

六朝夏迹云。半山報寧禪寺。荆公故宅也。其地名曰塘。曰  
以地卑積水為患。自荆公卜居。乃鑿渠引水。以通城河。元  
豐七年。公病愈。乃請以宅為寺。曰賜寺。類由東城門至蔣  
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陳軒金陵集載荆公半山  
詩。凡十五首。首首溪漁隱曰。山谷稱荆公為半山老人。故跋

胡笏集句云。涵城王寅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笏十八拍是也。

樂寬夫詩話云。荆公嘗云。詩家病使多。蓋皆取其與類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更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已意。借更以相發明。更無錯出。則用更雖多亦何所妨。故公詩如董生。只為公羊惑。豈肯指書一語真。枯稗俯仰何妨。更抱癡區。之老比身之類。皆意與本。不類。此真所謂使更也。復齋漫錄云。荆公詩。靜想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寐友燕。語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想鷄鳴午。讀者疑之。蓋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數茅屋午。將鷄。

陳子高云。庚辰三月十日。與國聖淵陳明信集太平寺。明信誦介甫三品石句。以為介甫善論古今。故國亡今日頑。

無恥自謂當身。不與謀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聖淵云。介甫但是融化石筆行。曰詩且陳亡。江梅輩皆北面仇讎。豈如此石之耐久。邪。聖淵及余作詩。以及介甫明信終守已。說爭論紛然。日暮罷去。詩竟不就。後十四年。當癸巳寒食。重尋昔游。群石岿然。固在。聖淵明信死已久矣。若溪漁隱曰。子高三品石詩云。臨春結綺今何在。屹立岿然終不改。可憐江令負君恩。白頭仍作北朝臣。此及介甫詩意也。若溪漁隱曰。謎字自鮑照始。以字体解。疑為之。井上二字。謎云。二秋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老泉仰流。軌之一九。後立無偶。坤之二六。究然双宿。故介甫用字。謎云。一月又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畊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家有六口。兩口不團圓。

藝苑雜錄云。介甫與荆南同官江朝宗論文。江云。前輩為

文皆有所本如介甫虎圖詩語極道健其間有神困意定始一掃之句謂此只是平常之語無出處後讀在子宋元者益固有一史後至檀之然不趨受捐不立因之舍解衣盤礴羸者曰是真益者也郭象註內足者神困而意定乃知介甫實用此語也又言杜陵有王十五前固會詩病身虛俊味何幸飲兒童俊味亦有來處本草韻注中云此物煮為羹曬極俊美除風破冷足為屨中之後又言韓退之又魚詩駢首類同條駢首雖是常語然攷之周易貫魚以宮人寵王弼注貫魚謂五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退之蓋取此又杜詩贈李校書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按文選江淹雜體詩序云蛾眉詎同魚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俱悅於魂則動魄之說杜亦有所本也元城先生語錄云僕嘗問先生曰神廟必欲夏法何也先生曰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夏似年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梁絕人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拂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後官中有諫者不敢秉當獨全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發動上心遂以前朝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謂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願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卒祗增其執日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有八字吾友宜記之僕因問八字曰虛名實行強下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已無少許點流言者雖欲誣之入主不信此實行也

生曰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夏似年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梁絕人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拂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後官中有諫者不敢秉當獨全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發動上心遂以前朝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謂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願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卒祗增其執日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有八字吾友宜記之僕因問八字曰虛名實行強下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已無少許點流言者雖欲誣之入主不信此實行也

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  
大臣欲任意行一夏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而回此老實  
不可動故曰志堅因此八字新法所以必行也故得君之  
初与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已意則面折之反覆詰難使  
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大臣尊仰將  
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之初比也  
司馬文公日錄云介甫初為政每贖上以独断上專信任  
之韓軾為用封試官策問進士以晋我平吳以独断而克  
符堅伐晋以独断而亡祚相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  
之而敗夏回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  
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得与館職  
皆送審官与合入差遣以軾轍兄弟故也  
龜山語錄云或謂荆公晚身詩多有譏誚 神廟處若下

職

注脚終做得謗訕 宗廟他日亦指得出曰君子作夏只  
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後姜注人詩文陷人以謗訕  
宗廟之罪吉董也便学他昔王文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  
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頃勾更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  
用了印中書更人呈覆亦欲行遣文心問更人汝等且道  
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不是  
不可学他不是更不问如今日所罪謗訕 宗廟毀謗朝  
政者自是不是先主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  
如彘求言乃立謗求是真欲人之謗已也書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  
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  
過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識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  
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

君不是羨事何足為法

後辭謾錄云荆公既排退之而反善揚雄故看說以明劇  
秦非雄所作又為詩以下之曰豈肯知符余何若自投罔  
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為薄謗誦出異已傳載目疏略孟軻  
勸伐燕伊尹干詭毫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詩史官諫多  
聞自古喜穿鑿蓋以投罔劇秦等夏比伊尹干湯伯夷扣  
馬百里奚飯牛為不足信也人之嗜好一有所惑如此然  
其後又作絕句以詠雄云他年未免投天罔虛為新都著  
劇秦又古詩云歲晚天祿罔強顏為劇秦者何耶  
藝苑雌黃云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  
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洪之  
意蓋欲以少對密以疎對親予作荆南教官與江朝宗匯  
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格此

一聯以密字對疎以多字對少以交服用之所謂疏對法也

後辭謾錄云荆公詩曰高青女尚橫陳夕夕更見相如賦  
及楞嚴經丈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  
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  
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為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  
霜任青女乃為當理梁昭明博山香炉賦云青女司寒紅  
光繁景亦皆指為霜雪神矣

許彥周談話云荆公委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  
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說云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  
影移漁舸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天芳畏晚晚已見黍  
雪盤中毛更見家語

後辭謾錄云前輩以荆公詩切謝萊規慙漢第息同隱始

託燕臺以基為失史記云為隗改築宮而師夏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為築黃金臺然則兼襲之誤其來久矣

藝苑雌黃云予與御人翁行可同舟汴汴因談及詩行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墟暗雞催日曉空場老雉扶春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扶貴挾長之挾予謂介甫又有棠覓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元已有寒氣扶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羽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同

苦溪漁隱曰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死回葉雨後無葉裡死蛺蝶老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隣家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荆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前不見死回葉雨後全無葉底死蛺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隣家百家詩選是荆公所選想委此時目為改正七字遂使一篇詭工而意足了無疑斧之迹真削鑿手也

四六談塵云荆公在金陵有使傳宣撫回并賜銀合茶中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无可於公意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貢丘園蓋五更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歟以為不及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在朝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所贈之物常陪曰例陰結內侍都知張若水押班蓋元振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中使二人潛察府界青苗還啓言民使之故上堅行不疑

復齋漫錄云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不知烏石崗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蓋步門在荆公曰居之前故詩云曲池丘墓心空折蓋步庭園眼欲穿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不廣而早暎不竭世傳以為王右軍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

見墨汀魚滴如波出于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  
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為我聊尋逸少池皆紀實也

復寄謾錄云陳元已詩話謂平甫以揚蟠金山詩為莊宅  
牙人話辭量四至詩云天末梅臺橫北固夜深灯火見揚  
州然余觀荆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天末海雲橫北固  
烟中沙岸似西真已無舩舫猶聞笛遠有梅臺祇是竹  
溪漁隱曰平甫遊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盡中瀝水入  
九江深平甫譏揚蟠詩及自作此等語何也

復寄謾錄云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存日好  
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真廢夏夕陽偏照古今  
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烟波吟不盡  
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為啓宴張樂於  
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諫之于石云平甫元豐初

以交鄭俠遂廢于家作詩云三見晉王不一言須知自古  
致君難紛紛何虜誇迂隘口舌從來易得官

後寄謾錄云列帝錫嘉詔謂唐延英殿即靈芝殿也謂之  
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錄載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  
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顯其宮曰  
靈芝平甫有詩紀之略云方頃波濤木葉毛笙築宮殿号  
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也余又觀平甫廿名茂者石  
刻云曾子固曰有夢記以述其意然子固之文世竟无蓋  
之者

朱臯雜錄云荆公在鍾山真國寺見一尼入寺便蔡天啓  
集句嘲之云不在薰炉換好香為他人作嫁衣裳因過亦  
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又集句詠百行池魚云門前  
流水清粼粼赤鯉騰出如有神君欲釣魚須還去切勿近



前義相頌

許夔園詩話云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着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夏却騎羸馬下坡陀此王旁詩旁訂直不為荆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

賀方回

後府謾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款淺笑拜媽然願即宜此酒行樂駐新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出襟博斯堪憐曰遊夢挂碧雲邊人掃落雁後思發在死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唐列傳傳記云隨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曰入春筵七日雍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掃落雁後思發在死前乃曰右下無虛士

漁隱叢後集卷第二十五

漁隱叢後集卷之二十六

東坡一

東坡云余在穎州夢至一官居人物与俗无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寬而忿之仇池武都之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為居之明且以向客之有趙合時德麟者曰公何為向此之乃福地小有洞天附庸也杜子美蓋云方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方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若溪澗隱曰東坡送范景仁遊洛中詩薛書探洞府私蓋偃天壇注云歐陽永林嘗遊高山日暮於絕壁上見苔薛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有戲石唐山隱者詩我

首首為洛陽客。偶向巖前生盤石。四字丹書。乃似崖神清之洞。鎖樓臺。蓋紀此矣。余謂二公人物文章俱為天下第一。自是神仙中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

首溪漁隱曰。子由作子瞻墓誌云。公責黃州。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負。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元城先生誥歸云。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首溪漁隱曰。余觀子瞻墓誌云。元祐二年。君實方議改元。後為差沒之。之行於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快卿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

害而不知其利。欲以差役代之。方差官亂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故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願。某昔聞公道。其詳宣。今日作相。不許某。盡言邪。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

藝文雜錄黃曰。東坡端午。怕子皇帝。因云。微京生殿。陶習之。滿皇都。試問吾民。愠南風。為解無原。其意蓋欲使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謂公。權有表。而元歲。目練四句。其作端午。怕子詩。用此意也。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也。故呂氏家塾廣記云。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以文宗樂廣厦之涼。而不知踏有賜死者。此語良是。觀公。權嘗以筆諫。蓋造

次不忘納君於善者豈於此而無箴耶又陳輔之以殿榭  
生餘涼此兩字有切於修辭予謂輔之此語死甚意義今  
世所傳多只用公權曰語故東坡云微涼生殿閣習之滿  
皇都又云卧聞疎滴梧桐雨佳詠微涼殿閣風不聞有用  
殿榭餘涼之說

苕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湯泉秦州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  
居秦君之所賦東坡及匡廬泚水尉氏驛山後謫居惠州  
游白水山佛迹巖浴于湯泉共有其八矣余之所見新安  
之黃山園中之叙浦亦有其二矣第湯泉多作硫黃氣浴  
之則饜人肌膚惟驛山是礬石泉李賀詩云華清源中礬  
石湯浴涸百鳳隨君王黃山是朱砂泉晉經云黃山曰若  
點山々々東峯下有朱砂湯泉新可點茗春時即也微紅  
首人題詩云三十六峰高倚天瑤臺金闕貯神仙高陽居

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蓋為是也余嘗謂湯泉其理  
不可致詰故東坡白水山湯泉詩云積水焚大槐香油笑  
武庫驚然丞相井疑沈將軍布自揜耳目益未測陰陽故  
鬱攸火山裂鬻沸湯泉注豈惟湯歟駭坐使廳兒怖安能  
長魚鱉僅可燐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芝屨錐瓦傾慨  
洛幸免亡國汗唐子西湯泉記云佛跡院中湧二泉其東  
所謂湯泉其西雪加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  
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  
為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山  
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向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  
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  
水中則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為得吾意湯泉在天  
地間自為一類受性本熱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

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矣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為寒河氣為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

六朝夏述云建康至湯延祥寺隸湯山下曰有湯泉十所今存者六唐德宗取韓滉為浙江觀察使滉小女有惡疾浴於湯應時而愈乃以女粧奩建精舍於湯山之右滉死唯黃云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驟雨圖云杖柔大蚕如甕盎天女織絹雲漢上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其工石敏若橋林文中詠雪有燕南雪死大於掌冰在懸簷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尔高屋邪或云詠雪非敏若詩見鮑欽止夷白堂小集苕溪漁隱曰東坡集載此詩是題趙令昇

崔由大畜幅徑三丈故云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畫中只有李營丘驟雨圖即無崔白者兼東坡此詩又云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与濠梁崔風雨半打寒雁起作間的皴橫江梅乃是崔白冬景畫藝死以謂驟雨圖誤多余觀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死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如秦女遊秋日絕句云連卷雌蜺挂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万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亦豪而工矣

後晉書錄云送顏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曰史張柬之為荆別長史則天問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東之新史易好漢為奇男子苕溪漁隱曰余因曰史云則天問仁傑曰朕要得一好漢任使有身仁傑曰荆

州長史張東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溫公通鑑云太后  
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新史云太后謂仁傑曰安  
得一奇士用之孫之翰唐史論衡云武氏問仁傑曰我要  
一好人任使並不云身男子後裔誤矣

東臯雜錄云顧子敦肥偉貌顧屠故東坡送行詩云磨刀  
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  
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因案同會皆大笑又以  
三十金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斤批四兩乘  
後裔謾錄云內翰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  
多書寢山谷俟其熟寐即於子敦脅腹間寫字子敦若之  
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尔亦无加我何及遂舍夫人詰其  
符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  
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尽身光是此声乃市井

董多用以文背故山谷因以為戲

東臯雜錄云東坡善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曰公真有  
大臣体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後拜相東坡當劄有云果  
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六二之動又  
嘗謁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見便生昌陽益蓄一綠龜坡  
指曰此易謁耳唐在宗時有進六目龜者致新磨缺口貌  
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覓抵別  
人三覓微仲以悅

蒼溪漁隱曰送山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  
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邪  
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  
白今印本誤作自雷驚不惟無意味兼与上句重疊也後  
自巖外歸次韵江梅叔詩云浮雲時與散孤月此心明語

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空礙也

東坡云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窈有躬石二生頌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季剛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歎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要遂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教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死來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云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若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云余嘗觀唐人西城記言龜茲國王與臣度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又李林甫編云前漢地理志上郡有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丘慈某案字書龜居達

切又居來切蓋居來者音鳩亦只在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茲而應劭音龜作丘者於字書居來切誤調入丘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丘茲實應劭唱其誤耳番夷名號有它音不讀如本字故可汗音極寒困氏音烟文各蠡音祿梨你氏音權精浩疊音閣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鈿元先零音饒憐凡此皆夷為它音書亦不載者

若溪漢隱曰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垂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日綠簾捲庭下水連空快哉亭詞乳燕羣飛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樓詞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詠笛詞玉骨

那愁瘴霧水肌自有仙風詠梅詞東武南嶽新堤回漣漪  
初溢宴流杯亭詞水肌玉骨自清涼无汗夏夜詞有情風  
万里捲潮來无情送潮歸別冬寒詞缺月挂疎桐漏新入  
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九日詞凡此  
十余詞皆絕去筆墨畦迳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  
一唱而三嘆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  
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尽此後山乃世之比教坊雷  
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蓋其緣耳

復齋漫錄云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嬰兒手  
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余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  
子由烹而食之按仙傳拾遺載進士策靜之掘地得物類  
人手肥嫩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  
曰肉芝食之者壽何東坡忘此耶

復齋漫錄云方松亭在罔山始麻城縣令張敷植方松於  
道周以茂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朱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  
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  
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歟今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  
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為向幾株能合  
抱慙慙託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方禁故詩碑不復見  
而過往題詠者不可勝紀番陽倪允司濤傷之以詩云舊  
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首溪漁隱曰吾家有二畫馬乃陸遠所摹伯時曰本其一  
則子瞻詩寵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多人間羈其一則魯  
直詩西河驄作蒲萄錦目光夾鏡耳卓錫止吹此二詩雖  
不見登固當知文道語道人憐其神俊也

復齋漫錄云明皇雜錄言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

異人屢言玉死驄者以其面白故又謂之玉面死驄故杜  
子表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死驄登工如山白不同觀曹  
將軍益馬圖款云曾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老霹靂首  
溪漁隱曰李伯特亦嘗益照夜白圖蔡天啓題詩云天上  
房星不下來連山芻粟飽馮駘龍姿逸駕飛騰盡賴尔毫  
端刀挽回

復齋漫錄云東坡筆記謂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  
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駿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老仙巖  
下初見平陸馬皆着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正作此狀不  
知三駿謂何今乃見岑參詩有衛尚書赤驃馬款云赤驃  
胡雛金剪刀平吹剪出三駿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  
駿其節也以上皆東坡說余讀樂天詩云舞衣裁四乘馬  
鬣剪三死楊臣源觀打毬詩云玉勒回時露赤汗死駿分

處拂紅纓歲維作勅賜帝王馬詩亦云鏡點黃金眼死用  
白雲駿何東坡他忘樂天等詩耶余又嘗見小說言開元  
天寶世尚輕肥多索三死飾馬郭若虛家藏韓幹益貴戚  
圖馬圖中有三死馬蘇大恭家有韓幹益三死御馬晏元  
獻家張一畫魏國出行圖亦有三死馬蓋三死馬剪鬣為  
三禱耳

若溪漁隱曰東坡題伯收益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駒議者  
謂議其無德而稱余意其不然如文与可善作墨竹故和  
箕嘗谷云料得清貧饑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豈亦是議  
之邪又山谷詠伯特虎脊天馬圖亦云筆端那有此千里  
在胸中蓋言其畫馬之妙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輪扁之  
斲輪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圖論伯特



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汝死<sup>丞</sup>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翰  
拙不尔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許書乃如此賦肥貴瘦渠  
未知蓋謂東坡寄作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學山傳刻典刑  
在千載筆法由陽冰杜陵許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  
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章屬此也

苕溪漁隱曰山谷題伯時天育驃駒圖云明窓槃礴万物  
表寫出人間真乘黃解后今身猶姓李可非前世江都王  
山谷用此更於伯時尤為親切姓與藝皆同也江都王昼  
馬今猶有存者陳去非嘗跋以小詩云天上房星空不動  
人間昼馬亦難逢當年筆下千金產此日窓間八尺龍  
慶史云右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不於  
李杜見之顏延年褚白馬賦云且刷幽燕昼赫荆越子羨  
驄馬行云畫洗須騰淫溜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

款云雞鳴刷燕哺赫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云李杜文章  
在光焰万丈長信哉

許彦周詩話云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  
空東坡觀吳道子昼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  
其畫矣二公之句各可以當之

後齋漫錄云老杜贈曹將軍霸詩云用瓦之中肯引見兼  
恩教上南薰殿凌烟功臣汝顏色將軍下筆用生面良相  
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廢公郭公毛髮動美姿颯  
爽來酣戰郭公謂尉遲敬德廢公謂良志瓦也故東坡贈  
寫真何充詩云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勳名  
將相今何限任寫廢公與郭公蓋用此也鮑欽止亦將謀  
傳神蔡景直云馳譽丹青有石風筆端及我未宜蒙雲臺  
麟閣遙相望任寫廢公與郭公用東坡語尤為無功

東觀餘論云。閣中集名畫記。唐志。作韋鷗子。義有韋偃。  
昼馬詩。偃當作鷗。蓋轉寫之誤。曹將軍畫馬。神勝形。筆在  
畫馬。形勝神。鷗。後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六



